

单车走西部

○ 单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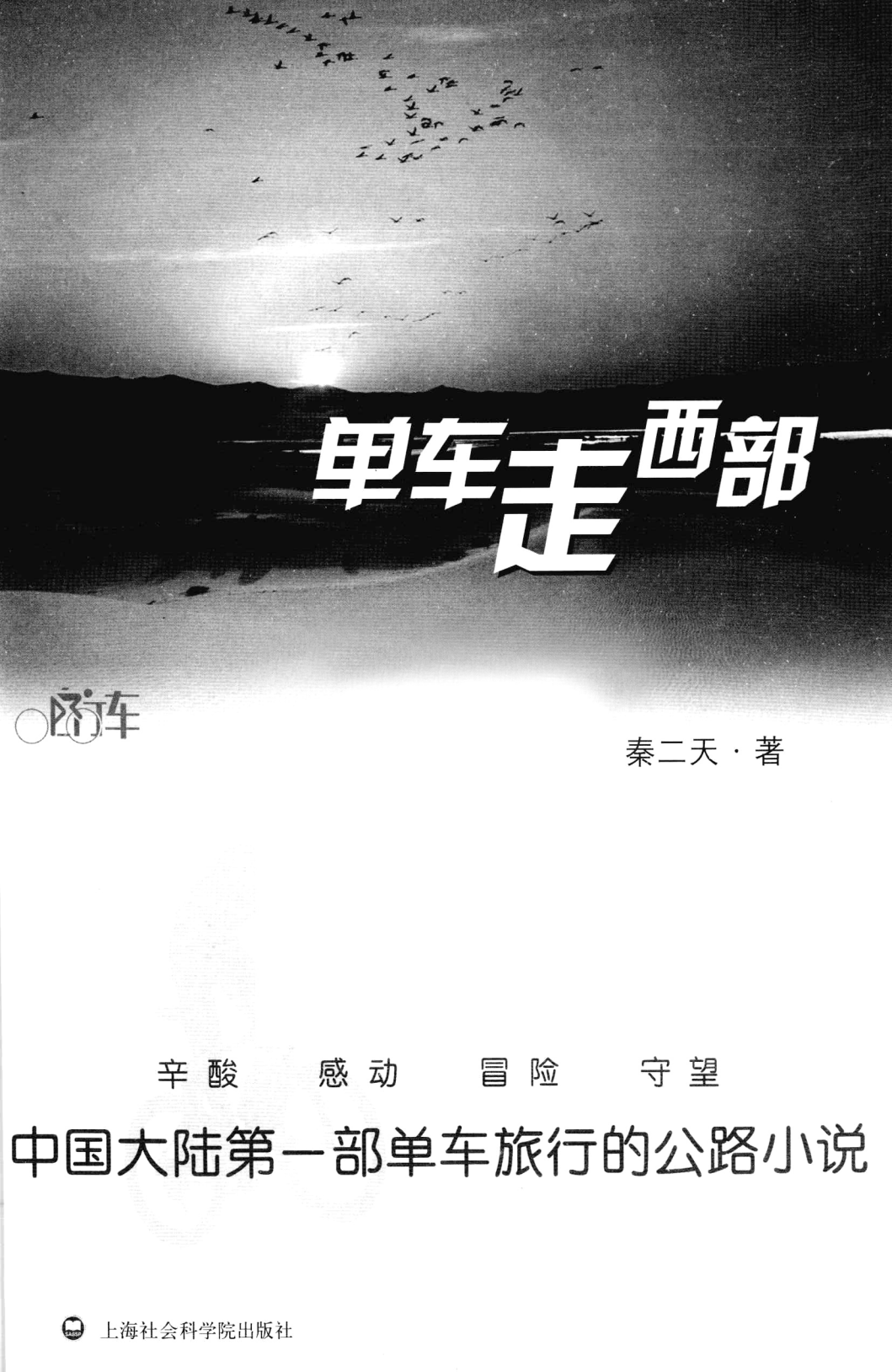
秦二天·著

辛酸 感动 冒险 守望

中国大陆第一部单车旅行的公路小说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单车走西部

○ 单车

秦二天·著

辛酸 感动 冒险 守望

中国大陆第一部单车旅行的公路小说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单车走西部/秦二天著. —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0

ISBN 978-7-80745-786-2

I. ①单… II. ①秦… III. ①文学-中国-当代
IV. ①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214060 号

单车走西部

作 者: 秦二天

策划编辑: 王 勤

责任编辑: 位秀平

封面设计: 闵 敏

出版发行: 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上海淮海中路 622 弄 7 号 电话 63875741 邮编 200020

<http://www.sassp.com> E-mail: sassp@sass.org.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上海社会科学院印刷厂

开 本: 640×960 毫米 1/16 开

印 张: 14.75

字 数: 185 千字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80745-786-2/I·040

定价: 25.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中国大陆第一部
单车旅行的公路小说

谨以此书献给为梦想走在路上的人们

作者秦二天

生于七零年代末

原籍东北

现居西南

理工科毕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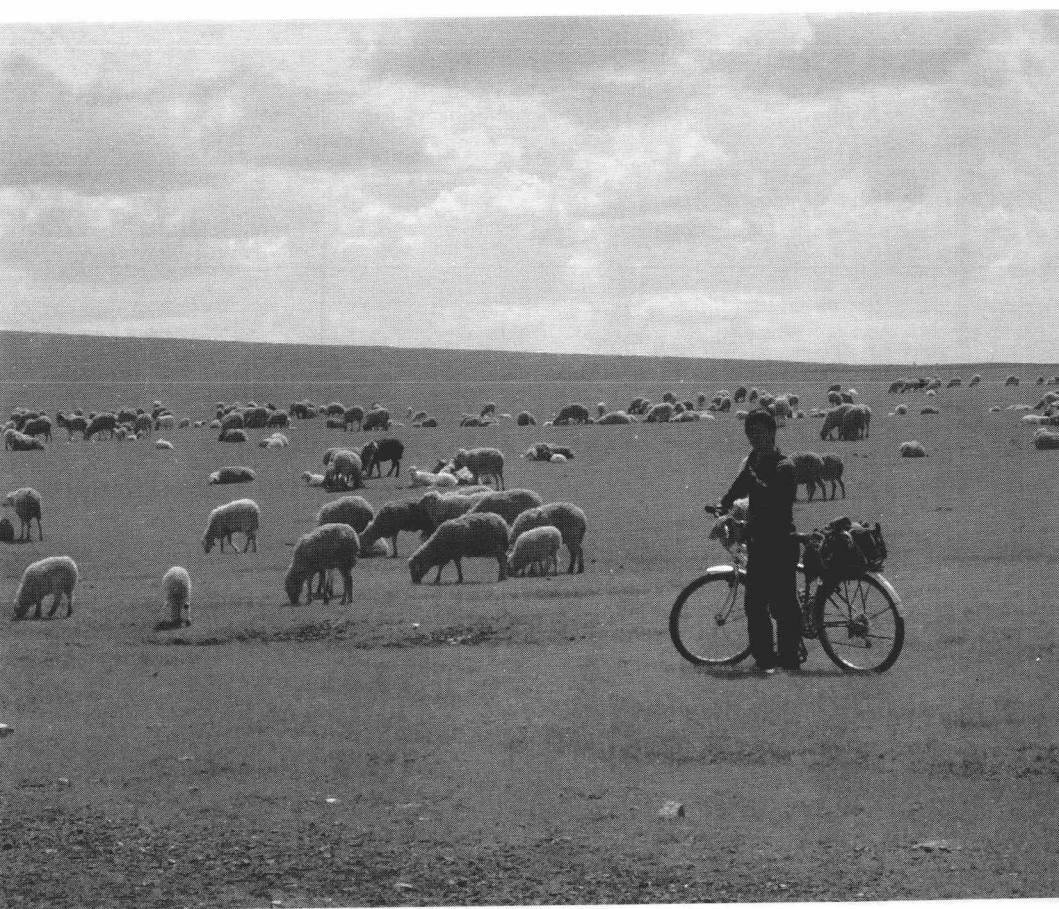
后转行习文

时常宅居

有时行踪不定

偶见骑单车游荡于西部公路

编辑邮箱: weimissy@sina.com



>>

草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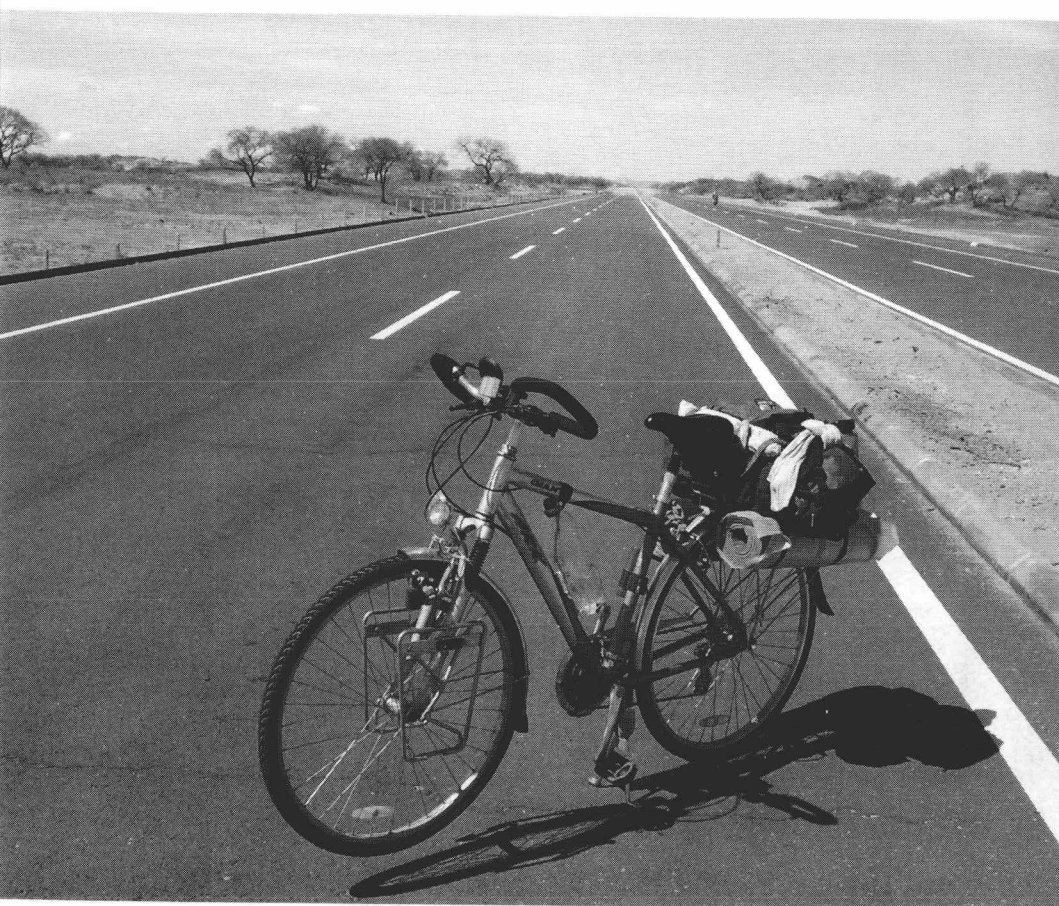
>>

湖边沙丘



>>

环湖火车绵羊



>>

内蒙公路单车

目 录

CONTENTS

- 一 野性召唤 / 1
- 二 告别城市 / 5
- 三 小孩快跑 / 16
- 四 恶犬当道 / 23
- 五 明星鲁国 / 30
- 六 荒野生存 / 36
- 七 游牧生涯 / 44
- 八 揭秘丹巴 / 51
- 九 千里转场 / 57
- 十 墓地露营 / 63
- 十一 卧病里程 / 69
- 十二 煤车绑匪 / 74
- 十三 环湖之旅 / 82
- 十四 唐蕃古道 / 87
- 十五 对熊高歌 / 93
- 十六 可可西里 / 101

十七	杀戮时刻	/	110
十八	疲惫城市	/	121
十九	职业红娘	/	126
二十	又逢心动	/	131
二十一	杯酒新年	/	138
二十二	旧情如烟	/	143
二十三	告白遭际	/	149
二十四	顺风旅行	/	156
二十五	仰望星空	/	162
二十六	酒馆之战	/	167
二十七	重获自由	/	177
二十八	再上旅途	/	183
二十九	乡村支教	/	191
三十	深山驿路	/	199
三十一	安居湖畔	/	207
三十二	飞翔旋律	/	219
后记		/	221

野性召唤

想念人类时候，我就照照镜子。

锡林郭勒草原上的烈日狂风造就了镜中那副棕黑的脸孔和蓬草一样的发式。一个人骑着单车行进在无边的草原上，我已习惯了双腿麻木屁股生疼，只有孤独难以忍受，让我几欲发狂。

可我一直没有发狂。累了我就停下歇一会儿，歇好了再继续骑车。

我将脖子上的相机取下，放回行包里。该拍的都拍了，500多幅照片，总有森儿的设计图稿用得着的吧。

从霍林郭勒出发不过一个星期，那里的街景已淡出脑海。只记得珠斯花火车站前稀稀落落的人迹，和自行车店老板震天价响的嗓门。

草原上独行会让时间变慢，让自己更加闷钝，我一度怀疑这样下去会失语，无法回到我的城市生活，无法继续我的编辑工作，我将变成一个让森儿无法接受的半退化的原始人。于是我大声说话，大声唱歌。让走调的歌儿满天飞，歌声飞到北京去。

翻过一座草坡，眼前出现了星星点点的可爱的羊群。有羊群就会有我的同类，双腿尽管酸痛，却在瞬间迸发无穷的能量，我狂踩单车飞驰过去——我已69小时32分钟没有看见人了。

在大草原上牧羊该是一件多么浪漫的事，我想象着那位独立旷野的牧羊人是怎样的目光迷离，守着一群不会说话的动物，怎样用歌声驱赶寂寞：

高高的山顶上有个牧人
嘞喔嘞喔嘞喔喔他放声在嘹亮地歌唱
嘞喔嘞喔嘞喔

然而走近了，却不见牧羊人的踪影。是否他贪玩耍丢了牛，或是躺在草地上睡着了……正在我诗意地想象，羊群中窜出一条灰色的东西，当我看清那是一条牧羊狗时，它已近在咫尺。

多次遭遇恶狗的经验，让我已经总结出狗们进攻的系列步骤：由恶狠狠的逼视，齧着白森森的牙齿，到咆哮着伺机进攻。但趁我不备发动突袭的，还是第一次遇到。没有太多时间分析总结这次意外，我只能落荒而逃。

还好，我口粮充足，衣物保暖，这保证了我良好的体力，于是在这场两个轮子与四条腿的百米较量中，我赢了。我放慢速度回头望，它在那里伫立不动，目送我渐行渐远，这场景有点搞笑。总之，硝烟散尽尘埃落定，我又自由了，我又孤独了。

下午骑行的路上，我开始怀想那条狗了。尽管我靠近羊群时表情如此无辜，没有不良企图，但仍被它作为一个入侵者驱赶开去，这说明它忠于职守；此外，它对我并未穷追不舍痛打落水人，定然不是懂得穷寇莫追的道理，是因为它发现来者手无寸铁爪牙亦不够锋利，此等对手简直胜之不武，这说明它为人，不，为狗厚道。这是一条好狗。我希望能有这样一个伙伴。

我下意识地几次回头远望，看着看着，那条灰色的东西真的出现在身后的草甸上了，不是它能是谁？

它距我越来越近，我甚至看得见它颈上的一条黑色斑纹。我停下车来等它，它却也停步卧下，吐着长舌，漫不经心四处望着。我想它一定是因为刚才对我的举动感到内疚了。我招呼它，用唤狗的啧啧声，用普通话用英文用我所能想起的各种方言它都无动于衷。我骑上车子，它也站起身来，甩开轻盈稳健的步子，远远地跟在我的后面。我又一次停下，它也再次伏下。不管怎样，我已能确定它愿意与我同行。

尽管是一种若即若离的距离，好歹也有了一个同行的驴友，或曰狗友。有此狗友，遥相为伴，漫漫旅途将不会孤单。我会好好照顾它，旅行结束后带它一同回北京。我的脑袋里冒出自己在街心公园遛狗的情形。



我的朋友都有名字，你叫个啥呢，巴克？白芳？这些都是好狗，不如就叫好狗吧。我回头大声喊它好狗，它默不作声。它默认了。

天色变暗，好狗的身影渐渐模糊不清，我开始考虑过夜的问题。不远处一条河流映着西边天空残留的亮白，河边丛生着些高耸的茅草，我在茅草的下风向处搭建帐篷。

我将晚饭省下来的半盒午餐肉拿在手中，呼唤那条跟着我傻跑了半天的好狗。

对着四周喊了半天，直看见夜幕四合，月亮升上来了，始终不见好狗的影子。我打了个哈欠。我要睡了，好狗，晚安。我将肉罐头放在地上，钻进帐篷。

迷迷糊糊中，我回到了杂志社，将拍摄的草原风景送给森儿，我对森儿说这些一手图片是我亲自拍摄的送给你，我看到了她眼中因激动而泪水盈眶，她说二天你真好我们可以做朋友么，她说好想和你一起去草原去看草原上的彩虹下次带我一起去好么，她说你看起来很是疲惫你渴了么喝点水吧喝点吧，我激动地接过她的红色咖啡杯将杯中的凉白开一饮而尽，然后搜肠刮肚寻找合适的词语好让这柔情蜜意的局面继续下去，我听见自己说——我想上厕所。

啊？我在说什么！我对森儿说了什么！

情急之下，我醒了，是个梦，真好，但内里之急刻不容缓。我钻出帐篷，摸索着来到河边对着河水解手，小便冲击在水面，圆月的倒影化作粼粼波光。这是一个风清月朗的夜晚。在轻风吹拂中我听见金属与硬物摩擦撞击的声响，寻声望去，草丛中一个黑影伏在地面，是好狗在啃着我留给它的肉罐头，月光下，它颈上的黑色纹路清晰可见。我想唤它。好狗转过头来望向我，然而在它头颅的暗影当中，我分明看到了两点蓝幽幽的光！紧接着，我听见长长的一声嗥叫。

好狗不是狗，是……我顿时感到一股凉气从尾椎骨沿着脊柱直窜上头皮，我的头发肯定立起来了。在大脑发出指令之前，我的双腿已经开始

朝着帐篷狂奔而去。钻进帐篷，低头看看，裤子竟然提上了。

从枕下一把抽出水果刀，我用颤抖的指尖将帐篷撩开一道缝隙，瞪圆两眼向河边草丛看过去——那里却是一片寂静。正在诧异，忽见不远处的坡地上一头犬科动物的黑黢黢的轮廓，它正引颈向天，发出一声让我体温降低 10 度的嗥叫。在它头上深蓝色的夜空中，正悬着锡林郭勒草原上的铜锣般的圆月。

我饱含屈辱、愤怒和恐惧的目光投向那只披着狗皮的狼，死死锁定它的动向。然而没过多久，它就溜溜达达迈着方步踱下高坡，渐渐消失在坡地的那一边。许是摆够了 POSE 该回家洗洗睡了，或是对我这样的瘦人不感兴趣吧，高中时同学送我外号“狼见愁”，今天被证实是一种写实性的描述而非蔑称。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个不眠之夜。整个后半夜，我透过帐篷帘缝搜索着每一处风吹草动，手中的水果刀把攥出了汗。眼珠子瞪绿之前，天色渐亮。在这个漫长的夜晚，我将自己 20 多年的生命历程重新回顾一遍，发现自己竟有过那么多无谓的忧愁，忧愁是对美好生命的浪费。我对着浩瀚夜空发下誓言，如果让我看到明天的太阳，我会珍惜眼前，不再浪费生命虚掷年华。

第二天的朝阳真的来了。庆幸经受住了生死攸关的考验，我的人生不可谓不丰富。我捋了捋头发，手搭前额远眺东方，胸中豪气顿生。手放下来时，我开始思考如何不被狼吃掉的问题。我对着地图重新调整了路线和行程，决定离开草原腹地，尽早回到城市中去，将劫后余生奉献给城市中我的事业和即将开始的爱情。

收拾好行囊，我沐浴着清晨的阳光朝东南方向骑去。天黑之前进入了一条省道，路上拦住了一辆长途客车。

到北京时已是第二天半夜将近 12 点。英雄归来，凯旋在子夜。

今夜不用管明天的风向，不用想野兽们身藏何方，在自己凌乱的小床上我睡得甜又香。

告别城市

早上起了个大早，精心梳洗打扮一番之后，我打车直奔杂志社。离上班时间还早，社里一片沉寂，只有编辑部主任室的门开着。

洪主任靠在椅背上歪着脑袋，呼噜声抑扬顿挫。我敲了敲玻璃门，洪主任一激灵，坐直了身子，手背抹了抹嘴角。“二天，你变黑啦，哈哈。”说着站起身，睁着血红的眼睛过来跟我拥抱。“年假休完了，好好工作啊。”他又嘱咐了一句。

经过森儿办公桌时，我悄悄拉出电脑键盘架，把准备好的盒子放到森儿键盘上，再将键盘架推回，迅速离开。我心跳得厉害，这是一种美滋滋儿的激动。

然而，总感觉哪里有点不对劲，森儿桌上的摆设好像换过了。

开工时间临近，办公室里人气渐盛，他们七嘴八舌地说二天你黑了，你咋黑成这样，去非洲做劳工了还是怎么的。我就笑着应和每个人的问候。

但森儿的位子一直在空着。

9点整，一阵急促的高跟鞋声传来，“天哪，地铁也不守时，害得我差点迟到！”又是高跟鞋一路敲击过来，大约在森儿座位处，高跟鞋停住了。

我回头望去——一个不认识的短发姑娘。她已经坐在森儿的椅子上，吸着一杯豆浆，很放松的样子。

我有些发懵，站起来探身想问隔壁间的袁东，还没张口说话，短发似乎注意到了我，继而走了过来，“你好，我叫麦甜，麦子的麦，甜酸的甜。你

是秦二天吧？”

我有些措手不及，结巴又犯了，“哦，哦，我叫，对，我叫二天，秦，秦二天。麦甜你好。”

“初来乍到，请多关照。”麦甜抬起右手。

“不，不用客气。”我握了一下麦甜的手指。新同事麦甜转身返回森儿的座位。

“森儿前天辞职走了。”袁东才插上一句话。

我站立着，拉了拉衣领，领子似乎有点紧，嗓子开始发干，脑门上喷了摩丝的头发好像瞬间耷拉下来。

来不及难过，我突然想到更为不妙的事情。我想奔去森儿，啊，不，是麦甜的办公桌，但，但是，饿滴神呀，麦甜已经在好奇地端详着那个小小的，方方的，缠着金黄丝带的蓝色盒子了。她抽开丝带，打开精致的盒盖，开始读纸条上的字。

乾坤一片黑暗，世界惨不忍睹。

我再次回头，瞥见麦甜已关上盒子，系好丝带，她系得十分专业，与原样不差毫分。麦甜小姐把小盒子放进自己的随身包中，抬头，看见我。那一刻我的脸似乎成了一幅调色板任人涂抹笑料百出。天也，地也，不如让我在内蒙古草原上喂了狼。

“秦二天，秦二天——”她居然开始叫我。

我听到她大声说，“我来了以后，已经有几位绅士请我吃饭了，你呢？”

我摸了摸额头，有些愕然，旋即明了，这是给自己的一个叙后话的机会。不禁暗暗佩服她了。

“行行行，中午我请你吃饭，地方你选。”

“你也够绅士！”麦甜打了个OK的手势。

四季餐厅依旧清朗整洁，本来今天同来的应是森儿，造化弄人啊，生活总在你充满希望时对你开个大大的玩笑。